

曹全父家世新考

下

馮其庸 著



青島出版社

青島出版社

曹雪芹家世新

考
(下)



馮其庸 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曹雪芹家世新考 / 馮其庸著.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47-8

I. ①曹… II. ①馮… III. ①曹雪芹—家譜—考證
IV. ①K8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3) 第228686號

書名	曹雪芹家世新考
著者	馮其庸
出版發行	青島出版社
社址	青島市海爾路182號 (266061)
本社網址	http://www.qdpub.com
郵購電話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傳真) 0532-68068026
責任編輯	劉詠 董建國
責任校對	張書才 任曉輝 趙旭 孫熙春 高海英
封面設計	馮其庸 高海英
版式設計	陳耀華
裝幀設計	姚偉延
照排	青島新華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刷	青島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版 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16開 (710mm × 1020mm)
印張	46.75
插頁	96
字數	660千
書號	ISBN 978-7-5436-9747-8
定價	140.00元 (上、下冊)

編校質量、盜版監督服務電話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島版圖書售後如發現質量問題, 請寄回青島出版社出版印務部調換。
電話 0532-68068629

第十章 關於《豐潤縣志》

上面我們詳細介紹了光緒三十四年重修的《涇陽曹氏族譜》以及此譜從始修到光緒三十四年第九次重修的情況，並且重繪了豐潤一支的世系圖。從這部比較詳而確的《涇陽曹氏族譜》來看，我們指出此譜並沒有反映出曹振彥、曹璽、曹寅一支的上祖是從涇陽分出去的遷到鐵嶺的曹端廣的後人。特別是此譜於康熙九年第六次重修時，監修人是曹鼎望，他恰好就是與曹璽、曹寅一家有很深的交往的人。如果說曹寅一支確是曹鼎望心目中念念不忘的分到鐵嶺去的『遼陽一籍』，那末他是不應該在監修此譜時，在這部族譜內排除這眼前的鐵嶺曹家後人的。這道理，實際上已經是什麼可疑的了。但是為了把問題徹底弄清楚，我們姑且假定當時曹鼎望因為鐵嶺後人家族繁衍，光有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這一支，對『遼陽一籍』還不能脈絡分明地一人譜，因而當時並沒有修入。這個理由我們儘管認為不能成立，但是我們仍把它當作一個『理由』提出來。為了徹底弄清問題，也就是為了證實上述這一條『理由』的不能成立，我們又查閱了有關豐潤的地方志。

我們主要查閱了以下兩種《豐潤縣志》：

一、明隆慶《豐潤縣志》

此書為明隆慶四年刻本，共十三卷。王納言、石邦政纂修。前有：『隆慶四年歲次庚午九月朔日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奉敕整飭荊州等處兵備益都月川楊錦撰』寫的《重修豐潤縣志叙》，以及『隆慶庚午初夏□望，賜進士出身前奉命提督事務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石嶠』寫的《叙豐潤縣志》。

此志目錄計有：圖經、事紀、地理、建置、學校、食貨、官師、仕笈、宦迹、人物、兵制、雜識、藝文等十三目，每目各為一卷。

在第八卷『仕笈』欄內有：

成化，曹安，利濟屯人，應二年貢，授衢州府經歷。

按：這個曹安，見《浹陽曹氏族譜》第六世（參見前《浹陽曹氏族譜世系圖》）為第五世曹英之子，第四世曹端明之孫，也就是曹氏從江西武陽渡遷居豐潤以後的第三代。《浹陽曹氏族譜》上說：『安，字□□，

行一，歲貢，任浙江衢州府經歷。配某氏，子一：達。』這裏縣志的記載與《浹陽曹氏族譜》的記載是完全一致的。

在同卷『雜科』欄下有：

曹宗禮，陝西西安府灞橋遞運所大使。

按：這個曹宗禮，也是《浹陽曹氏族譜》上的人物，屬第八世，是第七世曹達之子，《浹陽曹氏族譜》說：『宗禮，字□□，行一，貢生，任遞運所大使，配傅氏，子一：思敬。』這裏縣志的記載與《浹陽曹氏族譜》的記載又是一致的。

在同卷『例貢』欄下，有：

曹思敬，號臨泉，咸寧屯人。治易。□廣湖長沙□□□縣主簿。

按：這個曹思敬，就是上述曹宗禮的兒子，屬第九世。《浹陽曹氏族譜》上說：『思敬，字□□，行一，

貢生，任主簿。配趙氏，子二：登瀛、登均。』這裏，縣志的記載與《浹陽曹氏族譜》上的記載也是一致的。我們在這部明隆慶《豐潤縣志》裏查到的就是以上三個人，這三個人，恰好就是豐潤譜上的第六世、第八世和第九世。這樣又進一步證實了這部光緒三十四年纂修的《浹陽曹氏族譜》的可靠性。

二、清康熙三十一年羅景渤、曹鼎望等修《豐潤縣志》

因為這部縣志的修撰者之一是曹鼎望，時間是在康熙三十一年，這時曹璽已死，曹寅正兼任蘇州和江寧兩處織造，這時曹家的地位，比起康熙九年曹鼎望監修《浹陽曹氏族譜》的時代，是更為煥赫了，而且在此以前曹寅早已與曹鼎望一家有交往，這在曹寅的詩集裏記載很多，毋需徵引。尤其是那個曹寅曾以『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的詩句奉贈的『沖谷四兄』是參與這部縣志的『訂正』工作的人，並且其中的大批編撰人員都是上面《浹陽曹氏族譜世系表》裏面的人物，其中可能還有一些人是與曹寅有過從的，至少是熟知曹寅其人的。為了讀者對這部縣志的編撰情況瞭解得更全面些，我們把此譜的有關部分介紹如下：

叙文一：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歲孟冬之吉，文林郎知豐潤縣古廬陵羅景渤亦潭甫撰。

叙文二：《重修縣志序》，壬申仲秋之吉，邑人曹鼎望撰。

縣志總論：曹鼎望撰。

縣志目錄：輿地志 風土志 建置志 賦役志 祀祠志 官師志 人物志 藝文志。

文林郎知豐潤縣事廬陵羅景泐亦潭甫鑒定。

邑人進士鳳翔府知府前翰林院庶吉士曹鼎望澹齋甫纂輯。（共十人，餘不錄）

評論：共三十一人，其中有曹牧、曹元（子瞻）貢監。

訂正：共三十人，其中有曹錦、曹鑛、曹鑑、曹錚、曹鏜、曹重輝、曹采、曹鱗、曹鎧、曹鈴（沖谷、貢監）。

採輯：共十七人，其中有曹德望、曹重、曹鏞、曹鈐、曹司弼。

賦役志・田賦：除曹義退回大城地壹頃肆拾壹畝肆釐伍毫。（康熙二十四年）

人物志·鄉賢論：明，共七人，最後一人為曹繼參。（見前世系表，是曹銓、曹鈐的從祖父）

人物志·文科論：明代共十四人，清代第四人即是曹鼎望。

舉人：曹牧。

武略：曹義。豐潤伯，南直儀真人，天順元年以戰功封，世襲。

按：這個曹義，也就是本書前面考證的豐潤伯曹義，縣志也明確標明他是南直隸儀真人。

曹霖

歲貢：明，曹安。應成化二年貢，任衢州府經歷。

國朝歲貢：曹重輝、曹采、曹鑣、曹錦、曹鑛、曹錚、曹鏜。

明拔貢：曹士直，號和石，長河縣縣丞，補安丘縣丞，陞鰲山衛經歷，有傳。曹繼參。（見鄉賢，

有傳贊，略）

國朝拔貢：曹恩光、曹斗望、曹雲望。

國朝例貢：曹民望、曹人望、曹麟、曹釗、曹鈞、曹錕、曹鈴、曹鎧、曹德望、曹司弼、曹鈐。

國朝旗下貢監：

曹邦，號柱清，滿洲籍。癸巳特用由吏部考功司他赤哈哈番陞戶部尼堪啓心郎特用。

曹元，字子瞻，任靜海縣知縣候補。

曹重，字子鄭，候補八品筆帖式哈番。

曹庶，字子餘，候補八品筆帖式哈番。

曹秉政，字坦公，候補八品筆帖式哈番。

曹玉文，國子監監生。

曹秉權，國子監監生。

貽封論·國朝：

曹登瀛，以孫邦貴，贈通議大夫。

曹士淳，以子邦貴，贈通議大夫。

曹繼參，贈中憲大夫。

曹繼祖，以子鼎望貴，封徵仕郎，再封中憲大夫。

曹邦彥，以子森貴，贈武德將軍。

隱逸：曹釗、曹鈐。（以上均有傳，不錄）

藝文志：在《藝文志》中，收錄了曹鼎望的文章共十五篇，羅景泐的文章共四篇，這四篇文章是：《曹太守傳》，這是寫曹首望的；《曹沛霖先生傳》，這是寫曹雲望的；《曹澹齋先生傳》，這是寫曹鼎望的；《曹氏三先生傳》，這是寫曹民望、曹斗望、曹人望的。另外《藝文志》中還錄有曹釗、曹鎔、曹鼎望等人的詩數十首。

以上就是這部康熙三十一年修的《豐潤縣志》的大概。

另外，我還查閱了乾隆二十年吳慎修撰的《豐潤縣志》和光緒十七年郝增祐修撰的《豐潤縣志》，這兩種《豐潤縣志》同樣都沒有提到有關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的任何一點材料。

三、康熙曹鼎望等修《豐潤縣志》所說明的問題

我認為特別能够說明問題的是這部康熙三十一年由曹鼎望監修，由曹沖谷『訂正』的《豐潤縣志》。在這部《豐潤縣志》裏，隻字不提曹寅一家，這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如果說上述《浹陽曹氏族譜》重修的時候，因為對『遼陽一籍』僅僅知道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這一支，其餘分支都不清楚，因而『闕焉未修』成為『憾事』的話，那末現在重修《豐潤縣志》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因為一般修縣志時，只要與本縣有關的尤其是知名人士，總是會編修入縣志的，它不像修族譜那樣要上下左右的世系都很清楚，脈絡分明（實際上是有些族譜，殘缺很多，也照樣修撰的，《五慶堂譜》就是一例）。例如就在這部曹鼎望監修的《豐潤縣志》裏，連揚州儀真人曹義也被編入這部縣志，是因為他被封為『豐潤伯』。再有一例，就是原豐潤籍，於崇禎二年出關的曹邦一支，縣志裏全部列入了。曹邦所以被編入縣志，是因為他確是豐潤籍分出去的。既然揚州的曹義可以編入縣志，既然由豐潤分出去的曹邦也可以編入縣志，那末，現任內務府江寧織造的曹寅以及他的一家，如果說他的祖籍確是『豐潤』的話，為什麼不能編入縣志呢？難道他的聲望、地位還不够格嗎？須知這時正是曹家鼎盛的時候，曹寅當時是頗負時名的，特別是這些撰志者和『訂正』者都是與曹寅有深交的，至少他們決不會不知道曹寅其人，何況他與曹沖谷還一直有詩歌唱和之雅，對於這樣的一支曹家，在縣志裏隻字不提，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當然，實際上理由是有，那就是

他的祖籍確實不是豐潤，他確實不是曹端廣的後代，因之他們無法把他們編修入譜，也無法把他編修入縣志。除此以外，實在沒有任何別的理由了。

這裏，我們還要進一步解決曹寅《棟亭詩鈔》裏有關曹銓（沖谷）、曹鈞的詩裏所反映的曹寅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說，從曹寅詩裏對曹銓、曹鈞的稱呼來看，他們的關係究竟是同宗兄弟的關係呢？還是屬於一般的同姓聯宗？因為周汝昌同志論證曹寅的祖籍是豐潤的主要依據是《棟亭詩鈔》裏的這些詩，如果不確切地解釋這些詩裏的那些稱呼所反映的實質問題，那末對曹寅一家究竟是否是豐潤籍的問題也就還留有疑問，也就沒有做到完全徹底地解決問題。

查曹寅《棟亭詩鈔》包括《別集》裏涉及曹銓、曹鈞的共有六題二十二首，計《棟亭詩鈔》卷一：《沖谷四兄寄詩索擁臂圖并嘉予學天竺書》二首；卷二：《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卷四：《西軒賦送南村還京兼懷安侯姊丈、沖谷四兄，時安侯同選》三首。《棟亭詩鈔別集》卷二：《賓及二兄招飲時值宿未赴，悵然踏月口占兼示子猷》二首、《沖谷四兄歸浥陽予從獵湯泉同行不相見，十三日禁中見月感賦兼呈二兄》一首、《病中沖谷四兄寄詩相慰信筆奉答兼感兩亡兄》四首。又《棟亭文鈔》內《東皋草堂記》一篇也與曹氏兄弟有關。以上就是《棟亭詩鈔》、《文鈔》裏涉及曹銓、曹鈞的有關詩文的篇目，當然在同一詩題下，有的詩並不都與他們有關，因此實際有關的詩，並不足二十二首。

為了認真地弄清問題，我們這裏需要較多地完整地引用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裏對以上這些詩裏的一些

帶有關鍵性的字眼的解釋，然後再展開商討。《紅樓夢新證》第三章第一節《豐潤縣人》說：

守常先生豐潤說，結論下得太快了。原文說：『余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可見這只指曹鎔；如果是指曹寅亦為豐潤人，那麼上文早說過『曹子荔軒，與余為忘年交』，何待於交了曹鎔之後纔知道他是豐潤人呢？至於尤侗稱二人為『兄弟』，則可能是『同姓聯宗』，清代官場之習氣。是否即為血統弟兄，也難作為確證。

現在我要替守常先生找一點證據，證明這個說法，不無道理。《棟亭詩鈔》很有幾首關於沖谷的詩。《別集》卷二葉一『沖谷四兄歸溁陽，予從獵湯泉，同行不相見；十三日禁中見月，感賦，兼呈二兄』，有句云：『夢隔寒雲數斷鴻』，明以雁行喻兄弟。『二兄』指曹鎔的哥哥曹鈐，鈐字賓及，同卷同頁另一詩題即曰『賓及二兄招飲……兼示子猷』，內有『骨肉應何似，歡呼自不支……卻笑今宵夢，先輸春草池』的話。《詩鈔》卷二葉十七又有一詩，題曰『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第二首說：『沉從卅角遊，弄茲蓮葉碧。』第三首說：『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第五首說：『念我同胞生，旃裘擁戈寐。』這是兼憶子猷從軍的話。（《別集》卷三頁七《聞二弟從軍卻寄》一詩，可證）第九首則說：『伯氏值數奇，形骸恒放蕩。仲氏獨賢勞，萬事每用壯。平生盛涕淚，《蒿裏》幾淒愴。勛哉加餐飯，門戶慎屏障。』又卷四有《兼懷沖谷四兄》一詩，云『溁水不可釣，松茨聞欲荒。春風苦棟樹，夜雨讀書床。骨肉論文

少，公私拂紙忙」。試看「𠂔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等，無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口氣的懇摯，更不能說是泛泛的交誼。最可注意的是第三首兩句。閻若璩這位大師在《潛邱札記》卷六，有一首《贈曹子猷》的詩，首二句說：「骨肉誰兼筆墨歡，羨君兄弟信才難。」在下一句下便注道：「令兄子清織造有『恭惟骨肉愛，永奉筆墨歡』之句。」由此可證，被引用的兩句，總不會是本有他解而被我們誤認作指兄弟的。如此，則曹寅和曹鎔確有着「骨肉」的關係，自「𠂔角」為童時，便在一起「弄蓮葉」，長大時「夜雨」連「床」而「讀書」，這絕不是什麼「同姓聯宗」了。

尤侗的《松茨詩稿序》，除了「乃兄冲谷」「信乎兄弟擅場」兩語外，在篇末還有一句話，說：「予既承命為序，而即以此送之；并寄語荔軒曰：君詩佳矣——盍亦避阿奴火攻乎？」阿奴火攻，本是周嵩的故事。《晉書》卷六十九《周顗傳》上說（亦見《世說》卷中之上雅量門周仲智條）：「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阿奴」是晉人呼弟弟的口語，這也是兄弟間的典故，尤西堂引用，足見「乃兄」「乃弟」等語皆非泛詞了。

上面所引的文字，概括起來，大致是這樣三點意見：一、曹寅詩裏對曹鎔、曹鎔所用的「𠂔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等等，無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二、閻若璩贈曹子猷的詩裏用了曹寅《松茨四兄遠過西池……》詩裏贈曹冲谷（鎔）的「恭惟（按：原句作『承』）骨肉愛（按：原句作『惠』），永奉

筆墨歡』的詩意來轉贈曹子猷（宣），這進一步證明了曹寅贈曹銓、曹鈐的詩裏的『骨肉』這個詞，確是指兄弟，不能有別的解釋。三、尤侗在《松茨詩稿序》裏用了『阿奴火攻』這個典故來形容曹寅與曹沖谷的關係。以上三點，如果合併起來，實質上也就是一個意思：就是說曹寅贈曹鈐、曹銓詩裏所用的『卯角』、『骨肉』等等的字眼，都是指兄弟關係，因此，曹寅與曹鈐、曹銓的關係，是同宗的血統兄弟關係而不是同姓聯宗的關係。因之曹寅的祖籍，最早應是豐潤。

這裏我們首先對周汝昌論證這個問題的方法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我們認為論證曹寅與曹鈐、曹銓的關係是同宗的血統兄弟還是同姓聯宗，關鍵不在於他們互相之間用了什麼樣的字眼來稱呼對方，我們不能光從這些字眼來尋求和論證他們之間的關係的性質，相反我們卻應該努力弄清他們的真正的關係，從他們的真正的社會關係來論證分析這些字眼的實際含義。因為上述這一大串字眼，除了『卯角』一詞並不是用來專用指兄弟關係以外，其餘的一些詞，確實都是用來指兄弟關係的，這是常識範圍內的事，用不着加以論證的。但是，反過來我們卻決不能把古典詩詞裏凡是用了上述這類字眼的，都一律看作是同宗的血統關係。如前所論，我們查核了康熙九年由曹鼎望、曹首望監修的《浹陽曹氏族譜》，曹鼎望卻沒有把稱自己的兒子為『骨肉』（指稱曹銓）的曹寅編修入自己的族譜。假如曹寅與曹銓真是同宗的親骨肉，則曹鼎望把曹寅摒於譜外，不予入譜，那這是關係封建宗法的一樁大事了，憑當時的封建宗法制度，憑曹寅當時的地位，這件事能這樣風平浪靜嗎？同樣，我們又查核了康熙三十一年由曹鼎望參與纂修由曹銓（沖谷）參與訂正的《豐潤縣志》，在這部《豐潤縣志》裏，又隻字不提曹寅這一家，這樣兩部反映浹陽曹氏的宗法關係和籍屬關係的書，又是被曹寅稱之為『骨肉』

的人參加編修的，卻把曹寅一家置之於族譜和縣志之外，這一事實，難道不能啓發我們反過來思考一下曹寅對曹沖谷所用的『骨肉』、『四兄』之類的字眼的實際含義究竟是什麼嗎？在上述這樣的事實面前，如果繼續堅持認為曹寅與曹鈐、曹鎔是同宗的血統兄弟關係的論點，難道不感到有點強辭奪理嗎？

其次，我們再來具體地看一看曹寅所用的『骨肉』的字眼。在《棟亭詩鈔》裏，首次對曹鈐用到『骨肉』兩字的是卷二《松茨四兄遠過西池……》十首裏的第三首，原句是『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這首詩的首句是：『閑居詠《停雲》。』這裏的《停雲》顯然是指陶淵明的《停雲》詩，陶氏此詩的小叙說：『停雲，思親友也。』那末曹寅在這首詩的開頭表明了『思親友』而此詩的末尾就是『恭承』云云兩句。我認為這末兩句是值得分析的，如果說曹寅與曹沖谷確是同宗血統關係，那末這種關係的由來，決不是因為『恭承』『沖谷四兄』的『惠』，而是繼承他們祖宗的血統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恭承』『惠』的話，那也只能是他們共同受他們上祖的『惠』。現在詩句卻對沖谷說『恭承骨肉惠』，用白話來說就是：『承蒙你把我當骨肉一樣看待的恩惠。是同宗的血統兄弟就是同宗的血統兄弟，根本不存在『恭承』『惠』的問題，這『骨肉』的關係，並不是可以『惠』的東西，既說『恭承骨肉惠』，則恰好表明了他們原來不是『骨肉』，不是同宗的血統兄弟，不過因為關係特別好，特別親密，又是同姓，因此說承你把我當作『骨肉』兄弟看待。何況此詩一開頭就表明了是『閑居詠《停雲》』，是『思親友』的詩，那末這『恭承』兩句的意思不是更清楚了嗎？再看此題第五首詩的『念我同胞生，旃裘擁戈寐』。周汝昌說：『這是兼憶子猷從軍的話。』（《別集》卷三頁七《聞二弟從軍卻寄》一詩，可證）我們認為這兩句確是指曹子猷即曹宣的，可是把這兩句與『恭承』兩句作一比較，問題不是就很

清楚了嗎？一個是『恭承骨肉惠』，說得很客氣，一個是『念我同胞生』，說得很實在，這兩者不同的語氣和不同的關係不是表明得清清楚楚嗎？

至於閻若璩曾用『恭承』兩句的意思概括成『骨肉誰兼筆墨歡，羨君兄弟信才難』，用以贈送曹子猷，並注明『令兄子清纖造有「恭惟骨肉愛，永奉筆墨歡」之句』。表明了他自己贈曹子猷詩首兩句的出處，兼寓借曹寅贈曹沖谷的詩意，另著詩句轉贈子猷之意。曹寅與曹宣（子猷）確是同胞骨肉，閻若璩的詩反映的確是實在的客觀實際，但是難道能因為閻若璩稱曹寅、曹宣兄弟為『骨肉』，而且這個『骨肉』確是『同胞生』的『骨肉』，因而就可以證明曹寅稱曹銓為『骨肉』的這個『骨肉』也確是『同宗』的『骨肉』嗎？這後者怎麼可以成為前者的證據呢？至於說無論曹寅也無論閻若璩所用的『骨肉』兩字的本意，確是指『兄弟』，這個詞義的本身，我們認為是不待費事論證的。問題是分析事物，要分析事物本身客觀存在的本質，不能光憑某些詞的本義就確定事物的本質，我們的研究任務是要通過對大量的歷史文獻的調查分析來確定某些表明曹寅與曹沖谷關係的字眼的實際含義，而不是根據這些詩詞裏用的字眼來論證確定曹寅與曹沖谷的關係，這樣的論證是本末倒置，是形而上學，是『就詞論事』，而不是『就事論詞』，因此這樣的論證也就只能停留在詞句的表面上，而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至於尤侗所用的『阿奴火攻』一詞，其道理也同樣如此，無須再加分析。

另外，曹寅與曹銓、曹銓之間的關係，確是比較親密的，這一點，周汝昌的分析是符合實際的，儘管在他的這樣一部專門考證曹家家世的《紅樓夢新證》裏，并未考出曹寅與曹銓兄弟什麼時候曾經『沉從卯角遊，弄茲蓮葉碧』，什麼時候曾經『夜雨連床』，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判斷曹寅與曹銓、曹銓的極為密切的關係。然而，